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

宋籍田廢漆通判建康府太常寺丞直顯閣奉直學士
記

真州居養院記

居養院以處老疾無告者其來遠矣真之舊址在
寧江門之西百步火於淳熙間因廢不治地近闌
闡有力者請于官轉爲民居慶元初朝請大夫汪
公梓提舉常平踵故事下州擇廢地得故鹽倉基
之西北隅編茅織葦架以散材爲屋十有六間茅

葦經歲輒壞歲支常平錢葺治不滿三十緡而乾
沒者過半敝漏庫濕壯者強者居之懼不免死謂
老疾何某備數法掾之明年道過之歸而惕然曰
常平非吾可專而出納吾事也可置弗問會計使
與總饒者互委糴事得市例餘資二百五十六緡
欲撤而新之顧資少不給用時省郎韓公挺適自
提舉常平來領漕事亟以白之公曰某志也卽給
以木大小百有九十又以請於通判主管常平事
鄭公炤公亦忻然助之得錢百三十緡有奇經始

於慶元六年二月朔鳩工於附月之望屋之數不
加其舊而廣高倍之屋西眎三隅特隘以時直給
其地之主闢地可五尺而西圍翼然繚以周牆餘
四十丈工以數計凡六百二十有一工役之庸磚
瓦竹木之直眎公家所給悉增三之一門之東西
爲屋各二翼以二厦其西擇老成道民居之使時
其啓閉以令闔者東爲闔者之居又東爲厨而井
在焉分兩廡爲八以便其私合中堂爲一以處義
聚者牕戶牀第各稱其所其事略已備矣然猶有

憾焉曰居曰養非可偏廢今居之有其地矣養之者可無其資歟嘗營其資矣而卒弗遂豈成不固自有時而人力不與歟姑紀其事之幸而集者以識吾喜述其事之欲爲而未成者以識吾憾庶來者有感焉

重修金壇縣記

上卽位之六年常潤旱逾甚金壇潤之支邑湖水浸其南邑故非旱之憂至是水渴歲以大饑邑大夫韓公寔來吏鴈鷺行以前白曰去年夏民負租

若干又前白曰去年秋民負租若干一吏唱聲衆口和附皆曰宜以時理緩且有咎公領之顧謂同列曰吾聞議所以予民不若寬所以取民且荒政嗣興而催科益急疇曰知務卽具爲書白郡及部使者使者適行部及境先以公言驛聞其年冬十有一月詔報已中下戶負租錢以緡計九千一百四十有九米麥以十計數且半之綿絹有差令下之日喜氣溢閭閻驩聲載達道老稚舉手加額曰吾今知免於溝壑矣公薦於爲民弗懈益虔潤境

土瘠而貧爲澗右最大家不能十數以歲入之不
厚類寡儲蓄旱歲官吏相承欲以勸分多寡見能
否徃徃下戶未拜賜而中產已鬻業公慨然曰是
將淪胥以敝非政之善悉酌民言弗彊所無郡掾
有捧檄來者將鳴張以濟其私憚公弗果肆是歲
也饑而不害民以大和先是水將竭畎澮飛埃澤
居之民相與卽水之源以稼以耘迄于有秋懼皇
深文請以什一輸之官公曰吾寧利此將以有爲
也爰飭歛藏弗以一毫資浪費縣之中門跨以層

樓榜曰勅書蓋熙寧間所建以崇新制者樓之前
對峙二亭其後翼以兩廡而北賓次吏舍掖分左
右以達于蒞事之所稱邑之宜不陋不盈歲久蓋
瓦欹傾棟梁榱桷腐黑撓折丹堊之飾亦漫漶不
鮮過者惴惴懼將壓焉前此趣辦目前睨視弗省
諉曰須縣帑之贏而後及此則其覆久矣無乃重
吾民他日之憂乎吾不可以已卽樽不急之用佐
以水源什一之輸葺而新之爲屋大小總三十有
一市材於遠而民不知給直以等而工不病經始

於二月初吉訖工於四月既望其飾煥然若與雲
漢之章相爲昭回其植屹然若與城池之固相爲
長久窈而深裕乎有容則又若公之幢幪邑人使
不知風雨之震凌公於是可謂勤矣既成邑之老
稚合辭而語僕曰韓大夫之惠我者深微斯役也
猶當有紀矧斯役之勤乎子爲我紀其成并識邑
人之所以德公者公聞之曰嘻有是哉夫賦歛煩
而吏困於財校舍空而士失其養使愁歎未免而
弦誦不聞蓋余蚤夜以思欲更張之而未能者然

亦有其緒矣盍少遲之以觀厥成僕方幸公有爲
而必成又幸公不以已成者自足也於是乎書公
名冠卿字貫道今官承議郎魏國忠獻王五世孫
云

儀真胥浦橋三將軍廟記

紹興辛巳逆亮渝盟天子赫然震怒分命大將提
重兵以扼淮之東西劉錡在東淮亮自順昌之敗
懾其威名避之而西躬率銳師濟自渦口直抵江
上于時淮民聚於維揚恃錡兵在前晏然寧居弗

慮弗圖赤白囊甫至虜騎已扣江津矣倉皇奔竄
人不自保錡時對壘清河亦惕然有腹背之患然
卒至道路無壅人心大和王師克還無害未幾皂
角林告捷虜用大創厥有由矣先是錡遣其將邵
宏淵控儀真虜騎西來宏淵謂其偏將梁淵元宗
張昭曰真爲州四望如砥虜至懼弗能支胥浦距
州五里雖廣深不足云據浦斷橋其度幾乎三將
軍奉命慷慨介馬疾馳時宏淵所領二千而配三
將者纔三之一虜以大軍壓之軍士愕眙莫有圖

志三將奮臂一呼士氣百倍張將軍屢衝虜陣爲
士卒先元將軍提軍深入手梟虜將所向披靡元
力窮陷陣而張亦殞命流矢梁將軍曰事急矣方
將據浦自守而虜以驍將銳卒乘之梁單馬直前
挾驍將歸而銳卒捷出忽斷梁右臂臂已斷而氣
不衰虜萬衆馳突爭欲剝刃梁回顧叱咤虜目眩
膽落竟不復加兵梁顧援兵不至度終不可脫遂
挾虜將墮橋下卒與俱死虜失驍將且伺城內猶
有留兵謂向來數百騎不可當况過此者耶懼不

敢前爲之頓兵遲廻而淮民百萬之衆已安流濟
江清河十萬之戍亦緩轡入維揚矣是三將軍以
一身之死易百萬衆之生以胥浦跬步之地爲江
淮數千里保障吁壯矣哉後雖上其事于朝寵被
九京澤流後裔而廟貌闕然民懷其功報祭無所
相與建祠叢薄間庠陋湫隘不足以揭虔妥靈矧
位下名微事久跡晦異時志地里以備職方氏之
求而名字舛訛漫不可考前乎此郡守部使者念
之未暇也今直華文閣韓公挺始自庾司來董漕

事網羅放失知三將軍功名之盛當與此州俱傳
亟命刊正地志且謂昔睢陽之守死者數萬議者
猶以其蔽遮江淮所爲者大所全活者衆廟貌赫
奕于今有光矧內無堅城之守外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蔽遮江淮之功反有大於昔人者耶是宜尸
而祝之社而稷之而廟貌若此予何敢不力爰飭
攸司是築是剏撤舊爲新宏敞高明視昔百倍嘉
泰改元之四月工告訖淮民翕然凡在數百里
內爭走祠下旣薦咸拜稽首願有述焉謹識其成

而遺以詩俾歌以祀其辭曰水之流兮湯湯逝者
如斯兮人誰汝傷社稷千祀兮居民樂康神之功
兮人其可忘橋之橫兮東西神之來兮疇依牲酒
苾香兮廟貌巍巍始自今兮神毋我違孰高其閔
兮孰倍厥基神之安兮我民之思

存庵記

句曲衛炳晦仲以其叔九思之書來言曰九思家
茅山之西十有八里又西一里有岡焉先是李拱
應辰過之謂人曰是宜於葬先君聞之曰噫吾志

也死則卽其地而葬我焉因審曲而勢具畚鍤以
薶以治奠域於中架堂其前又於其左爲屋六楹
以居守者暇則幅巾杖履逍遙其間曰吾百歲後
魂魄猶應登此也歲乙巳卒葬如其志妣王氏卒
于癸丑乃合葬焉九思不肖不克乞銘於當世之
賢君子炳幸與子游願有述焉矧守者之居扁曰
存庵旣得邑大夫江公之書矣子其無辭余辭弗
獲則問庵之所以名曰是其所也向焉榛棘之叢
而藤蔓之所纏也狐兔之區而羊豕之所牧也今

二十五年矣木之始藝者林立而交陰矣九思與諸孫視草芥猶已髮膚况所謂林立而交陰者乎草木猶爾况所謂守者之居乎然而數有盈虧物有成壞今之角而弁者先君之曾玄而襁負者則來昆也萬有一焉愛敬之心衰於曩昔異同之論起於蕭牆庸鉅知今日之林立而交陰者不翻爲向焉榛棘藤蔓之叢乎今日守者之居不翻爲向焉狐兔羊豕之區乎嘗中夜以思戚然而悲故命名以存而丐子之文庶來者因名而求義讀其文

而識其意望之肅然如吾先君之存而不敢忘也漫漶者之必飾而撓折者之必更也此九思之意而庵之所以名也子以爲如何始余聞句曲山於道家書爲福地第一意其高厚之氣磅礴鬱積不爲精金美玉則必鍾於人人鍾是氣以生必俊秀高明與是山相頡頏而問訊山之周迴未有聞焉辛酉春見竇叔清於丹陽語余曰吾得友於句曲山之西曰衛生卽晦仲也不爲今學而好古道吾旣與之游矣子其進之明年晦仲過余於金壇貌

肅而溫言質而有理余心愛焉又明年先君棄諸孤晦仲哀其劬瘁凡三過問生死余心德焉乃今以先塋故奉叔之命來請夫注意守塋示必有先也言稱叔祖示必有尊也知所先孝也知所尊敬也孝敬備矣而又輔之以師友克之以學問自身而家自家而族衛氏其昌乎自今以往有鍾是山之氣俊秀高明出而爲世用非衛氏子若孫乎子孫若是則是庵雖欲不存得乎是庵不得不存則名已贅矣而猶文之求不幾於畫蛇足乎晦仲謝不敏余曰姑識之使來者謂余言爲信不然則盍及其本矣

嘉興府通判廳題名記

三衢江君通守嘉禾之明年摹其所書來月堂三大字及舊所刊張先子野雲破月來之詞以示僕曰嘉禾古望郡故貳郡多聞人子野以風流文雅稱而新治事之舍葺燕游之圃又摘子野詞以名堂則呂君天麟也余生晚不能盡知前輩承之此來漱芳潤於遺編席遺麻於大厦於二君竊有志

焉故棟宇之圯焉者起之噐用之闕焉者補之蕪穢者治漫漶者飾懼一不力而有愧於呂也虛堂夜寂逸興風生景淨無塵客雅無俗相與看碧雲之卷遲明月之來模寫物情徘徊花影則張子遠矣我尙友之子以爲如何僕嘗讀歐陽子銘文叙子野出處獨不言嘗倅是邦其爲來者歆慕要必有據夫仕於今世難矣而通守爲尤難事事焉人以爲侵官不事事焉人以爲廢職國初州置通判蓋懲藩鎮專制之弊或過於自任細大必察出守

者始以無監州爲幸則事事焉之過也承平旣久郡守多文學重臣通判亦由辟置乃有顧望牽制如昔賢所慮者則不事事焉之過也夫事事不事事均之爲過而欲求無過於兩者之間可不謂難乎今江君近志於呂以修其職固無不事事之譏遠企乎張以休其餘閒則又事事焉而不役於事可謂具美矣君曰未也人各有能衆不可蓋余於二君則信有志矣而自余以上訖紹興之元貳是邦者已四十有六人其間豈無文足以垂世而不

專音律之長政足以及人而不惟繕修之謂者余嘗博采而泛求則彼皆余師否亦余砭也而鉅木以紀名氏歲久則漫余不可以已故更之石以諭來者丐子辭以識厥初將子無辭僕方誦江君之美於此又有以見其執德之謙也取善之博也慮事之遠遺後之悉也不可以不書

玉液庵記

玉液菴在茅山之陽峯巒回環草樹蓊鬱嘉實生焉泉清而甘出巖竇間剗竹而引之惟所欲至卽

泠泠然如寒漏之注玉壺雖夏旱不竭故隸華陽觀名不素定歲在壬戌有旨究私菴之不隸于籍者凡以一把茅蓋頭山谷間皆俾以名上于府庵始因泉以名實取道家語華陽故遣道民王之道民率慵僮不能自食至輒棄去惟韋道元者農家子樸而愿能自食其力故久而安焉及是華陽王者憚經營之勞費直以菴畀道元俾自往理之道元謝不能王者辭益力道元素不識官府惴慄欲遁去會湯叔永山行道元以里中人迎謁且告之

故叔永卽授以策藉以資俾與凡菴於是山者羣
造于有司又從而維持之庵賴以存而道元遂以
府帖主庵事客有爲道元言於叔永者曰昔嚴劔
南能使杜少陵有浣花溪之居而不能使不責草
堂資于王錄事韓河南能使玉川子無屋山下瞰
之患而不能使破屋數間撤舊爲新論者以是恨
二公爲德不竟若道元者雖不足廁二公廝養列
而因君以卽安於彼則近似之今也自力以餬口
而屋敝不修或一朝不勝風雨之震凌則謂之何

叔永惻然復予之資友人竇叔清衛晦仲以叔永
故亦捐資以助明年十月旣望庵成又明年僕與
叔永王節夫衛翼之晦仲過而宿焉問菴之顛末
道元具以告僕聞而歎曰仁哉叔永克終此賜幸
哉道元迄成此居因微諷少陵大庇寒士之歌叔
永笑曰要當使君眼前突兀見此屋如少陵所云
豈止斯菴之陋而已節夫翼之晦仲皆大笑因爲
之記

金壇縣尉題名記

令尉秦官至于今不廢令所以字民尉所以安民
職有繁簡重輕等也自漢梅子真由南昌尉棄官
好事者疑其仙去相承以仙命尉尉亦聞風緬想
以不事事爲高余切陋之按漢書子真爲尉後乃
棄官初非不屑其職繼又三上書譏切時政亦非
愆然忘世者末年引去蓋有爲爲之顧指爲仙已
不足以知子真豈真知爲尉者哉金壇尉趙君侑
夫伐石以紀前人名氏俾余爲序後尉胡君自誠
病其隘也命工重刊仍以序請趙當開禧中天子

銳意經武飭郡縣修武備能敏以集事胡當嘉定
五六年間歲比有秋民安無事能共以守職其時
與事不同而余之序無異辭則來者可觀矣趙譜
在玉牒胡乙丑進士其官與到罷之歲月序列如
左嘉定甲戌元日記

陳修撰祠堂記

建炎三年春詔贈故太學生陳東承事郎仍官有
服親一人夏四月幸金陵道京口詔曰陳東嘗奏
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之已

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又謂宰臣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劄令有司致祭卿等更恤其家紹興四年冬再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于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某伏讀聖詔流涕太息而言曰自古人主激一時之忿而輕用其威者有矣未有事非已意

悔自己興拳拳不釋如我高宗皇帝者也自古臣子不幸而死非其道者有矣未有寵被九京澤流後裔赫奕光大如我修撰陳公者也公字少陽繇鄉校貢辟雍升太學爲內舍生時入仕途廣倖進者多公嫉焉政和三年朝廷命太學生習雅樂前列且第賞公辭弗就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邦彥朱勔用事召釁中外公慨然有澄清之志嘗賦雪詩有云山嶽遭埋沒乾坤着蔽蒙已成堆積勢漸費掃除功其他賦詠率倣此意靖康初詔求直

言公喜曰吾志伸矣卽率諸生獻書闕下條京等
誤國之罪指爲六賊天下竦聞萬物爲之吐氣書
相繼四上伏闕者再最後言李綱不應罷李邦彥
張邦昌不應相白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楙李棫不
應用時虜逼京城和戰異議邦彥等主和軍民怫
鬱至是聞公等言謹呼和附不期而會者十餘萬
府尹王時雍欲以開封卒辦公殿師王宗楚亦以
兵會鈇鎖森然公不爲動會上遣中使諭公以復
用李綱綱亦親諭上旨因得解去蔡楙李棫諷學

官屏出之未幾御筆直公忠義還之於學六賊稍
斥公言蓋未盡用諫官陳公輔援張炳雷觀例命
以官少宰吳敏亦繼有請勅授迪功郎同進士出
身仍與學官差遣公曰吾志拯宗社之危顧以爲
已利乎再上書詆時政辭不拜拂袖還鄉里是歲
復舉于鄉會京城之變尼不行公憂國步之艱臥
興涕泣建炎御極召赴行在知鎮江府趙子崧身
親勸駕公誓盡言以棺自隨旣至以宰相黃潛善
樞臣汪伯彥王南幸之議失天下望又其人非濟

世才旬日二上書極言之或規其太驟公曰天子
卽位未十日而招一芻布之士非直言無以報且
事關宰相少緩而天子有命彼不以負恩議我則
曰缺望矣汪黃閱書恚忿宦官康履者自靖康伏
闕軍民乘勢蹂躪其徒宿怨於公又應天尹孟庾
王黼客也相與協謀因他進士上書矯誣併致于
辟同時執政有許翰者爲公哀詞謂黃之力居多
方被執時索紙作書辭其家人雍容曲折如平時
未曰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識者謂賢於范孟博臨

終之言遠矣故人四明李猷爲殮于所携之棺鄉
人胡中行護視之以達于家時人高其義公死而
事寢聞言益驗上追用其言屏汪黃于散地引咎
自躬選賢於衆用能盡屈羣策弘濟艱難贈恤之
典殷勤懇惻載在簡編蓋惟恐天下後世之不聞
以自墮於飾非拒諫之域者顧諱晦其事謂爲臣
子當然殆未知我高宗皇帝之所以聖也慶元中
三山陳君德一分教京口謂古者必釋奠于其國
之先師若修撰陳公非京口所謂先師鄉先生歟

社非職所及學非吾事歟乃肖公像祠之孔子廟
西序陳君代更繼者屏去今教授番陽許君溪視
事甫浹日祠之如故又慮廢興之不常屬某爲之
記某聞而嘆曰昔人有言死之日是非乃定若修
撰陳公之事是非豈昧昧然者而祠宇廢興猶反
覆於百年之後况當時縉紳于朝廷之上者其能
公是公非歟詩曰憂心悄悄愠於羣小於此益嘆
國是之難明人心之難一我高宗皇帝之聖不可
及故拜手稽首詳其事于石

嘉定己巳金壇粥局記

嘉定己巳秋天子以畿內旱蝗出膚使尚書郎留
公董西道常平事建臺三月移縣發義倉米二百
石助邑士之收養遺棄孩穉者兩月續米如前間
巷謹呼以爲幼者被賜則壯者可知私居小惠猶
翼其成則荒政大者蓋不謁而獲也是歲也盜起
於夏秋而息於冬民死饑疫雖所在有之而之死
靡他知上之人有以恤我也先是邑士張君汝永
侯君琦語某及新桐川湯使君曰旱甚矣而穀滋

貴時方盛夏民不勝饑冬春將若之何乃相與謀
糾合同志用大觀洮湖陳氏及紹興張君之祖八
行故事爲粥以食餓者而游饑之餘中產以上皆
掣肘於公私雖僅有倡者亦寡於和旣力弗裕則
惟欲收養孩穉之遺棄者凡老者疾者與孩穉之
不能去母者雖甚不忍皆謝未遑比常平使者符
下而旁郡旁邑亦有喜爲助者乃克次第收前之
遺而併食之繼以來者之衆來日之長懼弗克終
會有以其事白郡太守守給米三百石郡博士勇

於義者亦推養士之餘贍之而用以不乏及江淮
制置使給平江府米二百石則已後矣事始於其
年十月朔而終於明年三月晦經始之日孩穉數
不盈十後以漸增閱月登三百乃十有二月合老
者疾者婦人之襁負者踰千人比月末倍之開歲
少壯者咸集則又倍之間以陰晴異候增損不齊
其極也日不過四千槩以大觀所紀成數僅增五
之一始置局於縣之東偏廣仁廢巷中於嶽祠終
于慈雲寺爲其隘也就食者先穉次婦人後男子

俾先後以時出入相待爲其擁也孩穉之居養者朝暮給食非居養而來者日不再給爲其難於繼也居養之人聽從去來疾病者異其寢處至自旁邑與遠鄉者結屋以待之而不限其必入裹糧以歸之而不阻其後來慮積久而疾疫熏染也最凡用之數米以石凡九百六十有二錢以緡凡二千二十有二而用糴米者過半薪以束大者三千九百小者一萬四千二百葦蓆以藉地障風雨及葬不幸死者凡三千四百六十食器二百循環給食

中間隨失隨補凡一千三百九十皆有奇草薦紙衾與花費瑣瑣不載掌其事布金寺主僧祖傳山道民石元朴石以私計歸祖傳實始終之左右之者張君昂徐君椿而主張經畫入寺之初則鄧君允文也是舉也微常平使者無以成其始微郡太守郡博士無以成其終故疏其凡有助者於石而於三者加詳焉使來者有考

雲莊記

洪咨伯旣復珥陵之舊居榜曰雲莊將遷焉客有

賀之者酌而祝曰厦屋兮渠渠如雲斯舒多稼兮
芊芊如雲斯連貨財兮阜通雲之行兮變化無窮
咨伯曰嘻淺哉其知余則又酌而祝曰烈日兮流
金出岫兮層陰以是爲庇物之心乘雷車兮駕飛
龍澍雨滂沱兮六合溟濛以是爲澤物之功川流
今宿潦寂寥太清兮秋陽杲杲功成身退今天之
道咨伯曰大矣雖然是得時行志者之爲非吾事
也吾嘗覽觀乎四方矣或乘而奪或帶而褫或奴
而侯或相也而起胥靡則貴賤之不可常也或高

墳而犁或葦屋而墟或灑削而鼎食或犢鼻而鐘
奴則貧富之不可常也夫貴之與賤貧之與富選
庭也而不可常若是况吾處於其間以爲貴且富
乎則吾猶人也以爲貧且賤乎則亦既有以自適
矣使天而未欲終窮我乎則自下而高積小而大
貴也富也如雲之膚寸而合固易易也不然合而
離成而虧雲之浮而風薄之詎可常乎故吾取義
於雲以名吾居而求義於名以警吾心繼自今以
往意與雲俱遲身與雲俱閑外物之已至者旣以

浮雲視之而不敢必其未至者亦以浮雲視之而不敢覲則賓是名也其庶幾乎客曰然則歌以酬客曰雲莊今回有飛雲今下覆匪莊之戀今吾親之舊雲莊今來思從如雲今祁祁匪莊之娛今我室之宜聚也雲屯散也雲馳匪莊之名而德之規

滁州州治題名記

官寺之有題名所以著勸戒之義於郡太守爲尤切望其名氏鏗錡宇宙問其德澤滲漉田里攷其事業焜耀簡冊曰斯人也嘗守是而我亦守是必

幸其居之同而希其德之類非勸乎望其名氏云如也問其德澤泯如也攷其事業蔑如也曰斯人也守是而我亦守是必耻其蹟之似而求其德之彰非戒乎滁州凡四刻石

壬申所刻至戊戌猶存則前二石壞在辛巳先

火於建炎仆於開禧方時多虞合兵民以命將政故有關嘉定改元秋詔廷臣舉可爲邊郡守者京少尹趙君實來乃奠民居乃恤民艱旣庶旣康乃

建州治乃新學宮越三年州無墜典始訪舊題名

墨本得熙寧元祐所刻

前刻在元豐在熙寧時攷前字畫可見

名氏

六十有九而漫者四之一又得淳熙戊戌所刻追
書前之名氏凡九十有四遺且誤者各一於是正
舊續新得名氏總百有六併刻之石而闕其漫以
俟知者不鄙謂余宜識厥始余辭不獲因肅容展
卷閱所緒次則內翰王公康靖趙公文忠歐陽公
文定張公文昭曾公相望百年之間外此表表者
猶不啻十數不覺拊卷嘆曰偉哉有道德可師有
風節可仰有文章事業可法公庭吏退燕寢香凝
大書深刻瞻之在前蓋不動容不徙武而已得師

矣趙君之興壞起廢固不一端於是舉也功爲尤
難然人心不同意鄉亦異使來者識其所可勸而
師其所謂道德風節文章事業則君之意幾矣不
然是非易位而勸戒逆施曰斯人也嘗守是而竟
以免自娛而已胡恤乎民事自殖而已胡畏乎民
岩則君如彼何哉君曰然吾將併刻此言以深著
勸戒之義君字和仲其名與官自以序書

醉愚堂記

嘉定甲戌夏四月京口從事陸君趙君國材皆以

檄來金壇因過僕漫塘之上陸嘗聯事會稽趙同年進士也陸君言曰同僚將有謁于子有間趙君抵僕曰吾聞齊侯失道得之老馬樊須請學稼夫子曰吾不如老農非以智識之明不若涉歷之審歟吾家鹽官金舍闢園可三十畝宅景物之會爲燕游之所而醉愚堂爲最義取於杜少陵其詩名揭于樓政媿吾固倦游將遂東歸餽糟啜醢頽然乎其間以樂餘年子蓋識道之馬知稼之農也強爲我記以張吾歸可乎旣又爲圖以示曰閱是可

不裹糧不舉武而得吾園之勝僕不幸有疾嘗強仕而棄官蓋世所指笑羞與爲徒乃今聞趙君語如鸞顧影脫兔趨羣能不躍然于心乎卽按圖以視由堂而左梅杏區分高柳列植方青陽開動百卉未舒此獨連林彌望浮夜月約晨霞而荷池浸其亭又足以滌煩歆於長夏由堂而右橙橘榮敷碧潭清泚方金行氣勁萬彙歸根此獨煒煒煌煌傲秋霜耀朝日而桑棗間之又足以爲備禦於隆冬其中則鬱然而嘉樹屏羅屹然而秀石山立奇

葩異卉四時相因吐艷吹香而不絕也摩雲之翼
自去自來潛淵之鱗乍見乍伏時鳥候蟲催耕喚
雨餞暑賓寒而相禪無窮也脩竹蒼然周牆巖然
通渠帶之而翠煙自留俗塵自遠也曠乎其庭邃
乎其室水焉而方舟橋焉而金轡嘉客可偕而清
歌妙舞可番休而遞進也趙君於是足以歸矣而
堂以醉愚名豈獨懲於智而晦於愚以醉爲託耶
僕嘗謂賢否易辨而愚智難明蓋如愚者智之尤
而愚智無常在故方上下沉湎之時而進載號屢

舞之戒以義正君衛武公則智矣三閭大夫獨醒
於衆醉之中君子不予其智也酣飲爲常不與世
事阮嗣宗則如愚矣東臯子作五斗先生傳君子
以爲誠愚也蓋身有用捨世有污隆武公入相與
行吟澤畔者不同東臯子當唐運之開與崎嶇邪
枉之間者異日道也趙君明且敏又逢世休明且
進用矣及其未老雖欲浩然而歸醉臥堂中詆訶
濤戎而友陶元亮劉伯倫李太白於千載之上其
可得乎故僕旣幸其欲歸之志與吾同又料其歸

志未遂不得與吾同類也而嗇其辭趙君曰嘻辭不必文姑書子言以驗他日信否故爲之書

金壇縣監務廳記

征權之官在縣者與主簿尉比以承其長而公廨獨不具將力不贍與抑官用武選邑長不以聯事合治視之與監金壇縣酒稅務廨占慈雲寺西廡且百年慶元中改用繫官之宇於縣治東南隅距務可百步通川在焉於公私爲宜而屋僅五間橫陳道側無闔奧之限人語雞聲雜聞道上至者病

之嘉定辛未春保義郎廖君昌緒寔來君有母就養知縣事黃君朴慨然曰是豈寧親地耶卽會縣帑之贏得二百緡以授廖君俾卽其地撤而新之廖君亦輟俸所有且百緡敞其前爲庭崇其後爲堂室處中嚴垣墉外固雖草創未備然過者肅然識官府民居之異晨夕皂隸犇走庭下截然知上下之別廖君抑可謂能大所居之官矣旣成造余門曰願有述俾來者無忘黃君之德余於是有感焉夫同官爲僚古人所重而近世不然其朝夕角

立能逢迎以私則已不則相軋相傾惟恐其居之
安去之不速或不幸有去者復掠其美委其過歸
之其於古義何有哉方此時有人焉如黃君汲汲
於同僚之私養惟恐其居之不安廖君拳拳於長
官之公惠惟恐其美之不著是可紀也黃君介不
受私明足以察去不以罪踰年而民逾思之廖君
儒家子政不苛而事集是又可紀也紀之以詔來
者廖君之請因之以著爲僚之義者余之志也記
成於歲癸酉孟春中澣

金壇簿廳壁記

縣置令丞尉昉於秦其置主簿員介丞尉間則始
於漢而定於隋尉禁暴戾姦輟繹四封簿從容佔
俾竟日不越几案其難易懸絕顧後來居上豈其
事似易而實難歟余屏居無事飯已卽岸巾捧腹
婆娑漫塘上歲見吏驅民過吾門者踵相躡問之
則曰吾產去矣而稅猶在否則曰吾輸竟矣而征
猶故又不則曰吾稅不加息而數適增也以是爲
令長過歟則曰計簿是因咎非余執也然則執其

咎者非主簿歟嘗試以諗爲簿者則顰頰曰咎非
吾辭然事莫吾難也夫鄉書手吾隸也顧以賦役
可漁利與澠汨朱墨不類常自託於縣闖門唯諾
未休卽揚去一叱咤輒啓釁計簿吾職也而民戶
推收法委丞貳一顧問且侵官勾校有程吏不爲
用則散編帙庭下日聚童中及游手無賴數輩從
事其間其出入勤惰殆不容詰姦民挾鎚數十而
入卽更定戶稅如反掌幸而事露欲誰何之則左
右指曰彼負吾庸吾以酬若庸也噤不敢復問若

是而欲吾職之修可不謂難歟余聞而悲之間一
二歲余病不數出吏驅民過門亦絕少說者曰今
主簿劉君能其官故爾余私識之一日幸過余余
因問問所以君曰嘻是豈吾能彼寬逋欠省追胥
以紓民者守若令也而吾適濫巾其間故幸以免
不然吾之事猶難也敢謂能乎余旣異君之能且
多君之謙又知職守之艱雖君之能亦未能盡如
君意也愛且歎之會君伐石紀前人名氏不鄙謂
余宜冠以文余不辭直書余目所見及聞於君者

遺之庶來者因君之言思其難圖其易云君錢塘人其名與官具見下方

武進縣門記

武進爲常輔邑賦上千州縣無贏財而有經費率鑿空取具譁民小不慊摭爲厲階積四政不善去吳君應龍之爲尉也道余里相與言而病之越明年書來言曰幸矣吾邑之病有瘳矣惟今大夫黃君士特疆毅有立庶乎古之剛者始至奮然曰邑無不可爲其不可爲者制於上壅於下爾制於上

雖有善意不得施壅於下雖有善政不得達故敬以承上使誠意相孚事有是非得以抗言而極論巖以繩下使姦吏落膽事有予奪得以直情而徑致政是以平而寬之一分民卽受一分之賜迄于今悍者馴弱者植告訐之俗轉爲忠厚頽敗不可爲之邑更爲清明官府吾巡徼是司所以得休其餘間以娛吾親而夜月皎然桴鼓不鳴者惟大夫之惠旣以自賀且揣子之必吾賀也敢告余素慕剛者聞大夫之風而說之又明年大夫介吳君來

請曰吾身當巖邑且去矣顧縣治視昔撤新者半
而無單辭以紀委而去吾亦何能無慨然願徵子
文詔不朽余辭不獲則請僇工之目曰直治事廳
之重門各三楹崇其外爲樓蓋政教之所從出也
曰社稷壇爲屋弘敞高明蓋祠祭之所謂虔也曰
帑庾以悉出納曰犴獄以謹繫囚賓有次吏有舍
而大夫之居自堂奧以達于庖泔無加飾焉自燕
座以達于觀游之地無加益焉其爲人而不自爲
公爾而忘其私蓋如此昔夫子之論申張以爲欲

而不剛蓋剛者公理公則役物故常伸於萬物之
上欲者私情私則役於物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若
大夫之所以得伸其志者雖非余所悉知由其所
締建者觀之則其先人後已至公無私可知矣是
烏可不書抑余聞德之至剛在物惟龍而可參者
欲也大夫之事趨矣其去此而入修門可欲者衆
矣使大夫此心操存終始無間則義理之公常有
以勝血氣之私其所伸於武進卽所伸於天下者
堂堂乎孰能禦之不然卻窾在前束手袖閒而追

幸前時之不缺折陋矣余固喜誦大夫之媿又欲
玉其成也故具載之使覽者知大夫之德不徒後
輪奐之功云大夫三山人某年進士今官奉議郎
吳君桐川人辛未進士今官迪功郎是記也不惟
門之爲書曰門識始且言謙也

果泉亭記

金壇市東南隅無井夏多道暘者市人薛氏之母
閔焉病且死屬成曰自汝先人在時吾業紡織以
御寒暑斥其餘以補朝晡之闕逮汝成立克供厥

事吾紡織不廢而無所用其餘積於今盈若干吾
欲經始井事而病日侵且計所用甫什之一用弗
慊於心汝卒成之吾死猶不死也成曰不敢忘自
是出入起居惟井是營未幾得地於篤忠院之東
五十步乃嘉泰改元二月十有七日井成甃甃砌
石實堅實好慮風雨之侵則架亭其上慮守者之
遠則築室其旁小溝出叢薄間適繚其後溝之外
高林障日積翠生煙使來者望之足以沃焚如况
井潔而泉甘乎雲茅居士嘉成之爲命曰果泉蓋

取記禮者父母旣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
之意且謂成曰勉之將爲汝記其成記未成而居
士卒成以請于其孤孤某旣練泣涕言曰世莫難
於責其所無莫易於用其所有汝財非素餘而余
文非外假汝猶不憚所難以成其母之志余敢愛
所易而不成其父之志乎因書其顛末而系以銘
銘曰汲者便暘者痊斯母之賢費之夥志不惰斯
成之果志之違業之隳斯士之規

漫塘文集卷之二十

終

